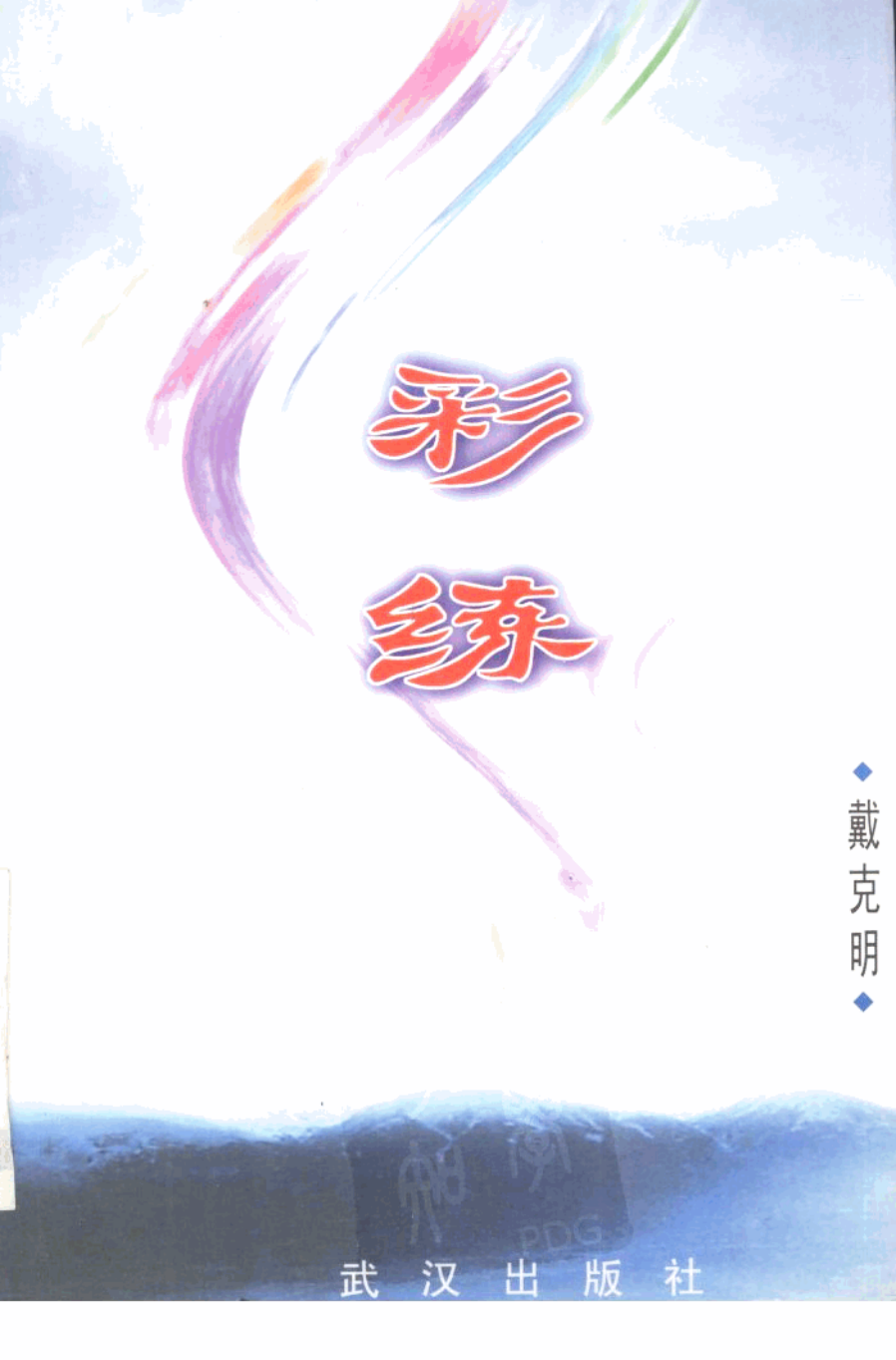




彩

练

◆ 戴克明 ◆

武汉出版社



小时候，曾有过两个梦想：一是当一名乒乓球运动员，驰骋于国际乒坛的赛场，去争金夺银。另一个是当一名飞行员，去白云蓝天间飞翔。天资所限，这两个梦未能如愿。而命运之神却鬼使神差地把我引领进影视文学创作的天地。

对影视文学的爱好缘于上高中时，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一本杂志上登得电影文学剧本《杜十娘》，立即被剧本中凄婉曲折的情节和诗一般的语言所吸引，遂爱不释手地将它剪下来存在自己的书箱里。十八岁，我加入空军部队，到北国边陲当上了空军地勤兵。四年后，便进入到部队的师政治机关，成为一名组织干事。在下部队过程中，我了解到我所在部队的几名飞行员曾在一次核试验后，驾机穿越蘑菇云，冒着核辐射的危险，为核试验提取数据；这个故事在我脑海中翻腾很久，当时我就想把它创作成一个电影剧本，剧名取自毛泽东的一首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中的“彩练”。没想到，这个剧名竟也会成为这部剧本集的名字。

我所以用《彩练》来命名这个剧本集，是因为有多重含义。一是《彩练》是我写出的第一个剧本。创作这个剧本时，我正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新闻，同时，我也参加了中国电影刊授学院上海分院的学习，《彩练》作为在分院的毕业作品，获得了二等奖，正是有了这个二等奖，上海分院的王世桢老师举荐我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高级编剧班学习。也是因为在这部电影学院的进修，才使我在电影文学创作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才有了这后边写下影视文学剧本。

这个剧本集是我十余年来在电影文学创作上的一次巡礼。全集采用分单元篇目的形式编排。

第一单元《远古篇》集中了两个反映古人生活的电影剧本，贯穿这两个剧本的一条中心线就是人类对信念和理想的追求。

《殉身崖》讲述了一个信仰毁灭与建立的故事。生活在原始森林的禹部落信奉人生可以轮回的信仰，部落女首领禹即是部落的最高行政首领，又是部落的精神领袖。她终身禁欲，不得婚嫁生育。部落里凡是年老的，受伤的人都得遵从禹的指令，去一处悬崖边，沿着一根神密的古藤攀援过去（到达生命的彼岸）。然而，这一信仰和仪式随着中原巫士启蒙的到来被打破了，启蒙用血一样的事实撕开了这一信仰的面纱。禹面对信仰的破灭，痛苦地自坠悬崖，并在临终之际，恳求启蒙带着部落的人去寻求新的信仰。启蒙答应禹的请求，带着部落的人，跋山涉水，来到大海边；面对大海尽头出现的海市蜃楼，宣布新的信仰就是涉过大海，进入海市蜃楼。剧本阐释了信仰是引领人类不断前进发展的精神力量这一主题。

《天籁》以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庄子为主人公，选取了庄子在走向自己生命终点的最后时刻，与弟子们一道奔向茫山，在其行程中所经历的人生与思辨的心路历程，集中再现了庄子哲学思想中“自然而然”的“合规律”哲学观以及为求“道”（即：真理）而耗尽自己全部精力的“自然”“无为”和不趋俗、不媚俗的质朴感人的一生。

第二单元《飞翔篇》集中了两部描写飞行员生活的电影剧本。

《彩练》叙述了空军飞行部队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飞行小分队的三名飞行员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经受住家庭、亲情、生死等种种考验，冲破阻力，在一次核爆炸试验中，驾机穿越蘑菇云，采集试验数据，表现了人民空军飞行员为国防事业英勇献身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以及他们真诚感人的平凡人生活。

《升限》取自飞行中的一个术语，即：飞机在上升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限度。飞机在飞行中存在着升限，而人类在他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升限”，这便是引发我创作这个剧本的“燃点”。

我以为，一个人所面对的世界可以分为他（她）眼中看到的外部世界（自然，社会）和他思想，主观意识所形成的内心世界；这两个世界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一个人的复杂行为。为此，整个剧本也是沿着这两条线索来构筑的。剧本一开始，便通过向晨的主观视点，展示了军人与百姓，群体与个体，超前与滞后，快速与缓慢、生与死这些生活中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将一种凝重而悲壮的情绪渲染出来，并力图把这种情绪氛围一直保持到剧终；接着，用较大一段篇幅描写了向晨在

飞“升限”这个科目中的心理活动。向晨的心理曾经历了一个从抑制到超越的过程。由于父亲的病故，使他的心灵笼罩上了巨大阴影，令他时时处于对死亡逼近的恐惧之中，正因为这个“心理升限”存在，使他突不破飞行升限，产生了晕厥和错觉。然而，当他面对的外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故——阚老二、杨柴生、罗伯逊，金风宏这些人的死被一次次推到他面前后，他觉悟到，只有把个体生命纳入到整个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追求中，纳入到艺术与审美的追求中，人生才值得一过；至此，他突破了个体的“心理升限”，在人生的追求上飞上了一个“新高度”。而向晨的母亲从悲观绝望的人生观向乐观豁达的人生观的转变，男医生从冷漠向热忱的渐变，这些都试图表明，人类在认知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一定的“升限”，而人类又总是在突破这些“升限”，旧“升限”的突破，又意味着新“升限”的产生。就在这一次次突破中，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维拓宽了。整个剧本，不论是画面的设计，还是对白，画外音都力图保持一种喻意，让人产生联想。这个剧本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高级编剧班结业时的答辩作品，应该说它是我在电影学院学习一年后的结晶。

第三单元《都市篇》集中了四部电影电视剧本。

《通向冠军之路》以乒乓球运动员华玉琼成长的经历为主线，展现了华玉琼在通向冠军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艰辛，刻划了她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围绕着华玉琼的成长，还展示了我国老一辈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忍辱负重，九死不悔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剧中的语言，场景和业余体校的训练生活，大多是我小时在业余体校亲身经历的事情。

电影剧本《啊，西远距》和电视剧本《我的城市》运用电影时空交叉的特性，以一个复员兵回到城市后所经历的情感、人际关系及亲情的巨大落差，把部队与城市生活并列起来，产生对比，再现了改革开放给人们精神生活造成的深刻变化，塑造了改革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和风采。

《古城谍影》讲述了一个现代企业中工业间谍的故事，是我在娱乐类型影视剧本创作上做出的一次尝试。

第四单元《乡村篇》收入了上下集电视剧本《移民县长》，这是我应宜昌市委组织部的邀请，深入三峡移民县乡村，广泛收集移民中

自序

的感人事迹，以原型人物为刻划重点创作的一部上下集电视剧本，该剧塑造了以江远为代表的移民干部在移民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宽广情怀，以及广大移民群众为国家利益勇于牺牲个人利益、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情操。

第五单元《战争篇》收入了电影剧本《烽火与童年》。剧本对战争与和平年代中人性的泯灭和复兴作了一番揭示和解剖。

第六单元《纪录篇》收入了我从部队转业到湖北有线电视台后撰写的部分纪录片稿件，这些纪录片摄制完成后大多获得过国家和省级电视学会奖。

“每一滴水珠都能折射不同的阳光。”如果这个剧本集能让看它的人了解一种不曾了解的生活，感受一种不曾有过的感受，出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戴克明

2001年2月6日

目 录

自 序	1
-----------	---

(一) 远古篇

1. 殉身崖	8
——编后	56
2. 天 籟	57

(二) 飞翔篇

1. 彩 练	86
2. 升 限	136
——编后	172

(三) 都市篇

1. 啊，西远距	174
——编后	210
2. 通向冠军之路	211
3. 古城谍影	262
4. 我的城市	305

(四) 乡村篇

1. 移民县长	330
---------------	-----

(五) 战争篇

1. 烽火与童年	368
----------------	-----

(六) 纪录篇

1. 红土地的希望	406
2. 绿 荫	412
3. 走出逝去的岁月	416
4. 风雨绘竹人	418
5. 曲线人生	420
6. 广东名优产品在湖北	423
后 记	440

•
•
•
•
**远
古
篇**
•
•
•
•

殉身崖

电影文学剧本

(本剧本发表于上海《电影新作》杂志1994年第一期)

故事发生在人类欲冲破洪荒与蒙昧的时代……

一座云缠雾绕的峡谷。

朦胧中可见壁立千仞的崖壁。

时断时续的猿啼虎啸。

镜头穿过迷朦的云雾，推向陡峭的山体。

在布满青藤葛麻的崖壁上，攀援着一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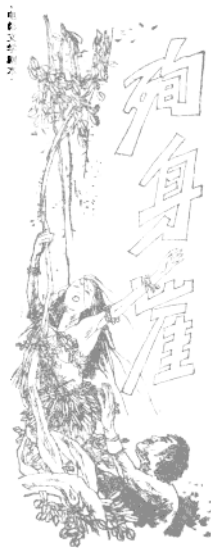
着布衣，头扎涤带的壮年男子。他叫启蒙，是从中原腹地被逐出来为王侯采长生不老之药的巫士，此刻，他黝黑的脸上布满汗珠，一双迷惘的眼睛不时向崖顶眺望。在艰难的攀援中，他还不停地从岩石缝中摘下各种青叶草根，放进嘴里品尝，然后放进挎在身后的药袋里。

空荡的峡谷里回响起王侯阴郁的画外音：“你们这些巫士，何时能为本王找到长生不老之药……”

(叠)一座宽大的殿堂里，坐着一个满头白发，两眼昏花，老态龙钟的王侯，他指着大殿下跪着的巫士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莫非要到本王死去之日，才拿药来不成？那时，长生的是你们，而本王则沦落于恒久的空茫……啊，想起这，我就浑身冒冷汗……你们快给我去找药，谁先找到，本王将与他共享荣华，倘若我死之日，你们还没找来，我就拿你们的家人为我殉葬……”

(叠回)

崖壁上，启蒙顽强攀登的身影。



(叠) 一间简陋的茅土屋前，一个衣着朴素但年轻貌美的女子从头上摘下一根金簪递给启蒙，悲戚地说：“官人，这一家老小的性命都系于你一身了，不管找到找不到，都早些回来，别让我们记挂，大不了，咱们死在一起……”说着掩面而泣。

一个小男孩也上前拉住启蒙的手不放，道：“爹，别走……”

启蒙握紧金簪，难过地望着妻儿，抿紧嘴唇，毅然离去。

悬崖顶，莽莽原始森林

几束阳光穿透晨雾和叶隙照射在林中歇息的启蒙身上。

远远地，传来一对男女奔跑的喘息声和一个男孩儿的嬉笑声。

启蒙站起身，躲在一棵树下，注视着来声的方向。

在光晕闪烁的森林间，一对仅用兽皮遮住羞处的青年男女背着一个三岁的男孩儿急急跑来。

在一片花草繁茂的草丛中，他们站下来。

青年女子将男孩儿置放在一棵大树旁，青年男子从自己脖子上取下一串兽骨牙齿串成的项链，挂在男孩儿的脖子上。

男孩儿坐在大树下玩耍。

青年男女相拥在一起，滚倒在草丛中，女人问：“什么时候能像这样自由自在地在一起？”

男人说：“去天府吧，去了再回来，我们就不再是仇人了，也不用这样偷偷摸摸地见面了……”

女人：“哪里是天府？”

男人：“一会儿我带你去，现在我们先……”男人的声音低下去，接着是他们的欢笑、喘息和呻吟。

那片遮挡他们并不停地摇摆、涌动的草丛。

启蒙惊疑的表情化成一丝微笑，他没有打扰这对男女，而是悄然走开，去别处继续采他的草药。

森林深处

启蒙摘下一朵火红的罂粟花，放在鼻前嗅了嗅，迟疑地撕下果实放在嘴里咀嚼。

猛然，从启蒙身后传来那对男女凄惨的叫声，声音仿佛是从悬崖下面传来的，启蒙怔了怔，隔一会儿，又隐隐听见那个男孩儿的哭声，他

撒腿便往那儿跑。

悬崖边

启蒙探头朝崖底张望。

崖底雾气弥漫，什么也看不清，只能听见男孩儿的啼哭声从崖下传来。

启蒙抓住一根青藤，顺着青藤往下溜去。

崖底

一条退潮后显得清浅的河水在潺潺流淌，河面上轻烟袅袅。

河两岸随处可见人及动物白花花的尸骨，几只鹰隼从那些骨架上飞起飞落。

男孩儿的啼哭声由响亮变得孱弱。

启蒙循声找去。

河畔

在几块岩石间，启蒙找到了从悬崖上跌下来的那对青年男女，他们扑俯在岩石上，七窍出血，早已咽气。那个男孩儿被绑在母亲的背上，两只小脚不停地蹬着，他已哭得声嘶力竭，发不出声了。显然，是母亲的躯体为他挡住了堕地的冲击。

启蒙上前解开草绳，抱起男孩儿，迷惑地看看他那死去的父母，又抬头仰望高耸入云的山崖。

山崖上迷雾重重，什么也看不清。

悬崖

一轮冷月似冰盘一般悬挂在两峰之间。

溶溶月色下，启蒙背着男孩儿吃力地在崖壁上攀援。

整个山谷仿佛只有启蒙“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崖顶，原始森林

万籁俱寂，夜色静的有几分怕人。偶尔响起两声猫头鹰的鸣叫，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启蒙背着男孩儿在林间行走。

远处，隐隐有几点火光和人的喧叫声。
启蒙拢紧背上的男孩儿，加快步伐朝那里走去。

森林边

这是一处较为平缓的斜坡，十几间茅草屋呈半圆形散落在斜坡周围。

斜坡凹底处是一片宽绰的草坪。

一堆熊熊的篝火在草坪中央燃烧着。

几十个男男女女身扎兽皮或粗麻围在火旁。



在圆圈中间，坐着一个十分健美的女子，她看上去仅有十七、八岁，她怀抱一个女婴，袒露着一对丰硕的乳房给女婴哺乳。

一个年近三十、面容姣好的女人正面对她，用一只手扶在她的额上祈祷：“他已去了天府，也许已踏上返程的路……”

启蒙走出森林，朝人群走去。

祈祷女首先发现了启蒙和他怀里的孩子，她微微一愣，紧紧盯着气宇轩昂、浓眉大眼的启蒙，

半天说不出话来。

启蒙已逐渐走近人群。

祈祷女醒过神来，很快又接着说：“看，他已经来了……”她的手指向启蒙。

众人都回过头，惊讶地看着启蒙，他们对这个头一次看到的装束和神情都与众不同的外来人既畏惧又羡慕。

祈祷女走出人群。

她在启蒙面前默默凝视了他片刻，然后从他手中接过男孩儿，回到女人身旁。

她将男孩儿交给正在哺乳的女子，接着摘下男孩脖子上的兽齿项链，和哺乳女人脖子上的兽齿项链一嵌，正好吻合。

众人顿时发出一声惊叹。

祈祷女人将男孩儿高高举过头顶，对天喊道：“天神，愿您的无边法力永远护佑我们……”

众人都跪倒在地，先举臂对天高呼，再俯地叩拜；如此三番，吓得祈祷女手中的男孩儿“哇”得哭起来。

祈祷女将男孩儿托给正在哺乳的女子，口中振振有词：“他是从你身边走的，现在还应回到你身边。”

哺乳女人先把怀中的女婴交给身后一个更为年轻的女人，虔诚地接过男孩儿，在他脸上深深一吻。

众人顿时发出狂欢的吼叫。

祈祷女人走出人圈，拉着启蒙的手回到人群中，对众人说：“这是天府的使者，若他肯在此留驻，你们须像敬我一般敬他，视他的话为我的话。”

众人立即俯地跪拜，诚惶诚恐。

启蒙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祈祷女人自我介绍道：“我叫禹。若你不嫌弃，可在这里任择一个女人，去她茅屋居住……”

启蒙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禹的脸上，他感到禹和自己的妻子长得十分相象，他眼前出现幻觉，妻子恍然若现。

禹被他看得不自在，便扭头对哺乳女子道：“母氏，这位圣人交由你来款待……”她意味深长地朝那女子颌首点头。

母氏睁大一双乌黑明亮的眸子朝启蒙嫣然一笑。

众人欢叫着起身，围着他们跳起了庆贺的舞蹈。

母氏茅屋

启蒙一手抱着一个婴儿跟随母氏走进茅屋，他环视屋内。

屋内陈设十分简陋，屋角铺着厚厚的柴草，算是床铺；另一角放着个缕空的大树干，里边盛满水，隐约可见水里飘着半个葫芦瓢。一张弓箭靠在门边。

屋正中燃着一小堆柴火，火上杈烤着一块狍肉，母氏用手拨了拨火，使火苗增大，整个茅屋顿时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肉香。

启蒙这才感到自己饿了，他把两个孩子放到那堆柴草上，回头死死盯着那块狍肉，忍不住伸手去抓……

母氏抢先一把抓过狍肉，先吹了吹，自己先咬下一小口，后捧

给启蒙。

启蒙接过狍肉，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母氏没容他吃第三口，又抢过肉，咬下一小口，再将肉交还启蒙。

启蒙疑惑地看着母氏，吃了一口肉，试着将肉交给母氏。

母氏点点头，自己象征性地吃了一下，再给启蒙。

就这样，两人你一口我一口，直到把肉吃完。

母氏看着浑身油汗腻腻的启蒙，拉着他到树桶边，示意他脱衣进去洗。

启蒙脱下上衣，露出白皙而健壮的肌肤。

母氏怀抱女婴，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启蒙。

启蒙抬头见母氏看着自己，脸上涌起一阵红晕，他将母氏推出门外，关上门。

母氏在门外发出一阵“嘎嘎嘎”的笑声。

启蒙钻进桶里“哗啦哗啦”的洗起来。

门“吱呀”一声拉开了，母氏探进半个脸。

启蒙吓得连忙将身子钻进桶里。

母氏在“咯咯”笑着，“喇”一声扔进一条兽皮，接着关上了门。

启蒙慌乱地跳出树桶，将兽皮围在腰上。

门外，母氏抱着哭闹不停的女婴来回走动。

启蒙拉开门。

母氏含笑用异样的目光从上到下把他巡睃了一番，然后把孩子交给启蒙。

母氏拿起启蒙穿过的布衣、布裤，用一双手在上面摩娑着，显然她是头一回看见布。她把衣服放在鼻前闻了闻，立即皱起眉，把它甩出门去。

启蒙忙去把衣服捡回来。

男孩儿一阵剧烈地咳嗽。

启蒙这会儿摸摸男孩的额头，感到很烫，显然因受惊吓和风寒已使他生病。

启蒙从自己的布袋里抓出一把草药，放在嘴里嚼嚼，然后使劲一挤，拧出些汁液，灌进男孩儿的小嘴里。

母氏此刻站在一旁惊讶地看着启蒙的一举一动。

男孩儿吃了草药后，很快停止了哭闹。

母氏看着男孩渐渐睡去，抬头问：“你真从天府来？”

启蒙摇头：“什么天府？他是我从悬崖底下捡来的。”

母氏不解地望着他：“这么说，你不是从天府来的？”

启蒙用手拉过男孩脖子上的骨链，问：“这是谁的？怎么会和你脖子上带的相嵌。”

母氏：“是腾的，他和我是相好……他昨晚告诉我，说今天要和后山的一个女人一起去天府。”

启蒙：“后山？”

母氏忙制止他道：“小声点儿，后山的部落是我们的仇敌。”

启蒙感到如堕五里雾中。

母氏：“腾是一次打猎中，迷了路后转到那个部落去的，要是被那个部落的头领发现了，准会叫他的人把他吃掉；幸亏他钻进了那个女人家，那个女人没有告诉她们头领，还给腾东西吃，晚上他俩就睡到了一起。这以后，他就常去会那女人。这件事他不让我告诉禹，因为禹说过，谁通仇敌，就进不了天府。”

启蒙：“哪儿是天府？”

母氏：“穿过寨子后的树林，有一道天涯，天涯边有一条很粗的古树藤，沿着树藤爬过去，就可见到天府门。”

启蒙：“为啥要去那儿？”

母氏：“寨里人人要去的，去到那儿，再转回人世，你看腾不转回来了。”她用眼睛看着睡熟的男孩儿。

启蒙：“寨里还有谁是从那儿转回来的？”

母氏不屑地：“人人都是。禹说，我这次是第九十九次转回来了……”

门外传来青蛙、野鸭、山鸡的叫声。

母氏一听，喜上眉梢，她把怀里的孩子往启蒙身上一搁，拉开门，学着山鸡的声音回叫了几声。

一个面孔黝黑，身体强健的男青年飞快地窜进屋来。

男青年对启蒙毕恭毕敬点了点头。

启蒙也冲他点点头。

母氏朝启蒙妩媚一笑，当着他的面与男青年缠绵。

启蒙赶紧抱着女婴逃出了门。

屋里，母氏和男青年一阵朗朗大笑。

屋外，启蒙看看怀里的女婴，又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没吃够奶的孩子“哇”地哭起来，启蒙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地在原地转圈。

屋门猛地被拉开了，母氏探出汗涔涔的脸，示意启蒙把婴儿交给她。

启蒙迟疑地将孩子递过去。

门再开时，男青年浑身汗水走出来，他朝启蒙笑笑，哼着曲儿离去。

启蒙走进屋，见母氏正端坐在草堆里给女婴喂奶。

母氏茅屋，夜

启蒙和母氏分两头躺在草堆里。

母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启蒙抬起头，见母氏一双黑糊糊的脚正抵在自己头前，从她身上也不时发出阵阵汗味；他捂住鼻子，起身跑出门。

屋外，清风朗月，远处不时传来飒飒叶声，寨子里一片宁静。

启蒙见离门不远有一堆干草，他抱起一大捆儿，返回屋里，在草屋的另一角铺开，侧身躺下，用两手捂住耳朵，睡去。

第二天清早

一阵牛角的呜呜声响彻山寨。

启蒙从睡梦中惊醒，他坐起身。

母氏抱着膝，坐在对面的草铺上，静静地看着启蒙。

启蒙问：“这是什么声音？”

母氏从屋角拿起弓箭，递给他道：“这是出猎号角，听到号角，男人都要去。”

启蒙站起身，接过弓箭，走出门。

寨中草坪上

执着棍、箭、矛的男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草坪，聚集在禺的面前。

启蒙慌慌忙忙地跑来，也夹杂在人群中。

禺瞟了一眼启蒙，侧身对身旁的男侍从说了句什么。

侍从朝启蒙走来，将他引向禹身旁。

禹向众男人发话：“此次出猎，我将与这位天府使臣一同前去为你们助威，愿你们满载而归。现在，向护佑我们的神藤一一祈愿……”

禹率先向森林方向跪下来。

众男人也跟着跪下来，向森林方向膜拜。

启蒙没有跪，他立在原地，俯视着地上的人。

禹在跪拜中斜眼看了下启蒙。

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

轻烟淡雾萦绕在林间。

一群猴子在树间腾跃。

几只麋鹿在低头吃草。

一头雄鹿不时昂起长满鹿茸的头角警觉地向四周张望。陡然，一支箭射来，正中它的脑门，它发出一声呦鸣，倒在地下。

猴群发出一声长啸，飞快地从树上逃走。

麋鹿也撒开四蹄，狂奔而去。

从一棵又一棵大树后闪出寨中男子的身影，他们已将这群麋鹿包围。

男人们举起弓箭一只接一只射杀麋鹿。

几头疯狂的雄鹿拚命奔逃，面对一排举着棍棒的人，它们毫无畏惧地迎上前，用茸角抵挡棍棒。

两三个男人被撞得仰面朝天跌倒在地，腹上胸上血流如注。

也有两两头鹿被棍棒击倒，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立即围上去，挥棒向它们猛击。

禹拉着启蒙上前观看；

两只奄奄一息的麋鹿嘴里淌着血，四蹄抽搐着。

启蒙不忍细看，将脸扭向一边。

禹侧目瞟了他一下。

寨子里，黄昏

残阳如血。

猎人们搀着伤号，扛着麋鹿、野兔、山鸡等猎物走进寨里。